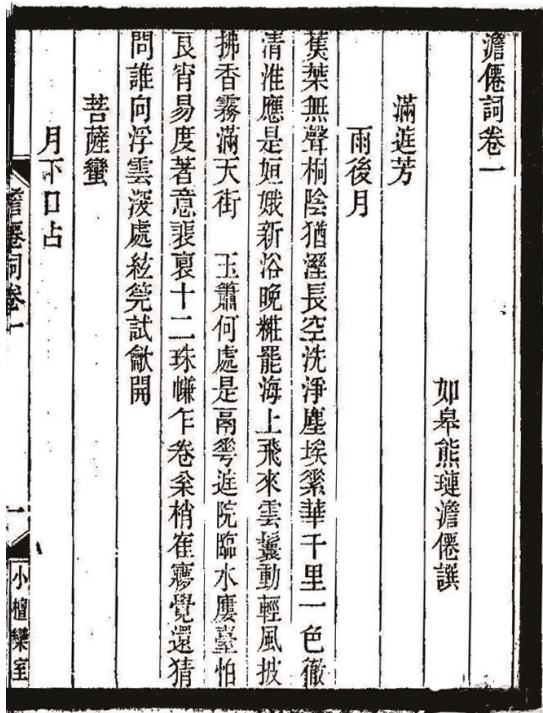


轶闻掌故

熊琏和她的外祖父(下)

□徐继康



熊琏画像与《澹仙词》书影

熊琏从小非常聪明,整天围绕在外祖父身边,看花识草、谈诗论词,这让高松非常开心。曹龙树说“琏幼慧,好读书,作诗赋,间出奇句,惊长老”,熊琏自己在《澹仙诗话》也记述她小时候陪伴外祖父读书,每当外祖父读到佳处,会马上授教给她。长者的耳提面命,让熊琏从小就喜作诗词,比如在九岁时,熊琏为了回应外祖父,就写下了“回头多少事,感慨正三更”的诗句。高松的诗写得怎样?熊琏曾记有外祖父的诗句,如《残菊》之“夜月照孤三径鹤,西风吹老一篱秋”,如《泛雨》之“短棹烟中转,遥山画里迎”,评以神韵胜。可惜仅是片言只语,无法一窥全豹。她说外祖父“生平著作,散失四方,短简零编,仅存手泽”,实在有点遗憾。

很幸运,在《高氏家集》中,竟然收集了高松的六阕词,分别是《点绛唇·雨后桃花》《如梦令·挽句》《眼儿媚·春闺》《踏莎行·春闺》《蓦山溪·春暮》和《念奴娇·二体》。光看这题目,就知道高松是个婉约派。我们来看其中一首《蓦山溪·春暮》吧:

亭皋寞寞,怎自捱长昼。拾片落红,最伤心,是芳姿尘垢。香艳减,含泪问东风,归何骤?不管他,漂泊天机绣。凝眸绿树,莺语圆如溜。似道好春光,空随人、等闲消受。其间风味,脉脉两眉绉。君知否?千丝柳,难挽春长久。

高家人喜欢填词,《高氏家集》中,有词传世的就有十五人,比如高深、高谟、高讷、范贞仪等。特别是高清一家,他和他的妻子杨恭人、儿子高继祖,都擅长填词,高松与他们在衡阳一起生活了好多年,耳濡目染,填词自受他们影响。后来熊琏以词驰名天下,又是受了高松的影响。家学的小河,汨汨而流。熊琏评说外祖父诗词次数之多,仅次于恩师江片石,足见云庐老人对她的影响之深。

高松的词,还隐藏着一些家庭情况,比如《如梦令·挽句》:“门外萋萋芳草,堪伤兰桂频烧。此去音容遥,

妆镜空明清晓。悄悄、悄悄,月落鹃啼树杪。”应该是写给他的妻子张氏的,可知张氏先于他去世,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。还有那阙《点绛唇·雨后桃花》,在词尾,高松自注:“时迁居皋城”——千万别小瞧这五个字,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大家都知道熊琏是乾嘉时期的如皋人,是今天的如皋,还是今天的如东?一直以来,争论不休。说如东,最大的依据,她是江片石的弟子,而江片石是皋东掘港场人,且熊琏与皋东文人多有往来,留下了不少履迹与文字,所以有些研究者直接把熊琏说是掘港人。也有说她是如皋的,但又没有有力的证据。高松自从广西回来后,归隐于皋南高家庄。他这里说“时迁居皋城”,自是随依女儿女婿生活,可见女婿熊大纲的家就在如皋城,这首词给熊琏是今天的如皋人提供了明证。熊琏曾经说:“予诗初无师,后得梅原、片石两先生而请业焉。”说明她得到江片石的指教不是童年,而是后来的事。《澹仙诗话》中记载一则她少年学诗的故事,乾隆十九年进士仲鹤庆在掌管雉水书院时,对尚处髫龄的熊琏所作诗句“半江残雨夕阳村”叹赏不止,这让她三十多年后依然记忆如新。她的弟弟就读于雉水书院,与知县曹龙树往来频频,如果熊家不住在如皋城,哪来这么方便?

有外祖父陪伴的童年是幸福的,这在熊琏的诗词中时有流露。如《纪事八阙》第一首《如梦令·髫年就塾》:“曾记双丫髻小。抛绣学寻师,花里莺声缥缈。”我们仿佛看见鲜花丛中,黄莺声里,熊琏端坐书堂里朗朗而读的样子。如《感旧》:“琴案屡吟秋柳句,锦笺频写落花诗。”高松与熊琏这一老一小,并头论诗的场景依稀可见。又如《百字令·闻南村居人极占云水之乐,因赋水村图二阙,以寄兴焉》:“江乡无暑,爱凉风吹到,卖瓜棚下。十顷青秧环草阁,一带槐荫如画。荻港观鱼,菱塘放鸭,处处堪消夏。碧天雨过,泉声万斛如泻。”好一

幅《水村图》,读来历历如画。南村,就是外祖父生活的高家庄,熊琏那是再熟悉不过了。

高松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,而至情至性,也成了熊琏评人论诗的最高标准。其实,熊琏性格的形成,高家还有两个人对她影响至深:范贞仪与袁机。按辈分,她们都是熊琏的曾外祖母辈。范贞仪就是一柏先生,如皋历史上最出名的女诗人,也是最出名的贞德节妇。婚后不足十年,姑死、夫死、翁死,庶姑和长子又死,留下年幼的小叔三人、幼子三人,茕茕孤子,全靠她一人抚养教育成人。而袁机,坚决嫁给同是废疾的高绎祖,不同意男方提出的毁婚,结果是抑郁终身。你看,熊琏简直就是她的翻版。熊琏评说袁机“婉顺尽礼,乡里贤之”,这何尝不是她对自己的内在要求。虽然人生一揉就碎,但她们的故事却是一棵常青藤,在熊琏心里生了根。在她的诗话里,收录了不少女性诗词,细心者发现,多是贞操守节的苦命之人,对她们,熊琏每每赠之以诗,表达对她们的高度认同。都是天涯沦落人,只能同声一哭罢了。

高家长辈的故事,就像一根无形的线,缠绕了熊琏一生。

熊琏生前,诗名已经传至江南,但在编纂《高氏家集》时,高家人并没有收入她的作品,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。虽然熊琏已属外姓之人,但毕竟出于高家。这其中最大的原因,还是与外祖父这一支的绝嗣、自己的绝嗣、陈家、熊家的式微分不开的。人们常常感叹人间冷暖,才人冷落,其实就算是自家人,又能怎样?

还好,文字不死,沿着落英缤纷的时间小径,熊琏依然迢迢而行。

熊琏一生孤独无依,这也许是上天刻意的安排。这世上所有的感悟,都是被生活撞回后的遇见。只有最深情的文字,才能安慰最寂寞的自己。

海陵旧话

海安历史上的疫情防控

□程太和

清光绪初期,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旱荒,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直隶、山东等北方五省,以及苏北、皖北、陇东和川北等地区俱受波及,为害之烈,为患之深,史所罕见,史称“丁戊奇荒”。此时,海安城乡亦出现大饥大疫之情形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)秋,霍乱(俗称“瘪罗痧”,又称“麻脚瘟”)在海安城乡流行,居民中染病者很少得救。民国25年(1936)夏,海安东乡部分乡镇恶性疟疾流行。民国29年秋,海安城区及周边乡镇“疫痧”流行,此病中医称为“烂喉痧”,西医称为“猩红热”。民国30年,天花大流行。民国35年秋末,海安东乡霍乱流行。

清末,自西方传来接种牛痘苗法,逐渐取代了“人痘苗”(亦称“鼻苗”)。民国时期,海安、曲塘、李堡等城镇已有专门替儿童接种“牛痘”的门诊。

新中国建立后,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,贯彻“预防为主”方针,加强对传染病的控制和管理。1955年起贯彻执行卫生部颁发的《传染病管理办法》。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始,加强疫情报告制度,县、公社、大队医疗单位完善疫情一本账制度,历年开展预防接种工作。先后使用牛痘、霍乱、白喉、百日咳、痢疾、伤寒、流行性乙型脑炎、白喉破伤风二联、副伤寒甲乙四联、流行性脑膜炎、鼠疫苗苗等20余种生物制品。1977年开始,对7岁以内的儿童全面实行计划免疫工作,有效地预防和控制麻疹、白喉、脊髓灰质炎、百日咳等几种传染病。1978年《江苏省海安县17年来麻风病综合防治措施效果的考核》报告获全国科学大会奖。马海德博士曾3次到海安检查指导麻风病防治工作,先后有3批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和专家到海安考察。1979年之后,海安县疫情报告制度纳入各级医院医疗质量考核,减少了漏报或错报。1985年,全县范围内实行计划免疫按月接种制度。1987年以后,全县“四苗”覆盖率每年均达到85%以上。1988年,全县乡镇卫生院开展接种门诊,并逐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,提高预防接种质量。1989年3月,联合国儿童基金会、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对海安县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第一个85%达标进行审评,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和专家先后走访210名儿童,审评结果:建卡率100%,卡介苗接种率99.5%、糖丸和百日破服用率98.6%、麻苗接种率96.7%，“四苗”覆盖率95.2%、卡痕率93.8%，相应传染病均达到国家规定的控制指标,获得好评。1991年,海安县计划免疫工作受到国务院计划免疫协调小组的表彰。1991~1992年,经南通市考核,海安县计划免疫工作获全市第一名。2004~2005年,海安县14个镇卫生所规范化接种门诊全部建成。2005年,全县计划免疫实行微机化管理。海安镇、李堡镇、胡集镇和西场镇卫生所接种门诊达到示范化标准。2007年7月,政府对预防接种工作实行购买服务,取消计划免疫保偿制,儿童在办理预防接种证时不再收费。至2008年,计划免疫疾病得到控制,海安县连续30年未发生白喉,26年未发生脊髓灰质炎,麻疹、流脑、乙脑等疾病已成为少见的疾病。